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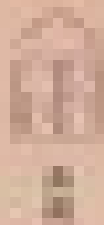


典藏

俞平伯散文

陶然亭的雪





俞平伯散文

陶然亭的風



俞平伯散文

陶然亭的雪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陶然亭的雪:俞平伯散文 / 俞平伯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1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4090-4

I. ①陶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3914 号

责任编辑 项 宁

封面设计 王 芳

责任校对 许红梅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陶然亭的雪

——俞平伯散文

俞平伯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195 千字

印张 8.75

插页 2

印数 1-6000

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090-4
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

岁月感怀

- 我想 / 003
春来 / 005
眠月 / 007
雪晚归船 / 012
坚瓠别墅的碧桃与枫叶 / 014
出卖信纸 / 016
梦游(附跋) / 019
梦记 / 021
中年 / 031
冬晚的别 / 035
炉景 / 039

记游拾梦
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/ 043

陶然亭的雪 / 050

甲子年游宁波日记 / 057

湖楼小撷 / 061

芝田留梦记 / 072

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/ 078

山阴五日记游 / 084

秋荔亭记 / 089

阳台山大觉寺 / 092

夜游妙峰 / 096

城站 / 099

清河坊 / 102

月下老人祠下 / 107

生活百味

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/ 113

进城 / 119

人力车 / 121

新年顽意 / 124

打橘子 / 127

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	/ 132
对对子(《秋荔亭随笔》之八)	/ 141
花匠	/ 143
狗和褒章	/ 147
怕(并序)	/ 151
祭舅氏墓下文	/ 154
我生的那一年	/ 156
诤友	/ 160
忆振铎兄	/ 166
纪念何其芳先生	/ 169

古今杂谈

我的道德谈	/ 175
生活的疑问	/ 188
身后名	/ 193
贡献给今日的青年	/ 198
赋得早春(为清华年刊作)	/ 200
独语(十三则)	/ 203
读书的意义	/ 210
吃在这个年头	/ 214
无眠爱夜	/ 217
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	/ 221

文艺春秋

伟大的诗人——屈原 / 225

“五四”忆往 / 230

记与佩弦最后之唱和诗 / 235

旧时月色 / 237

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/ 242

红楼释名 / 248

《草儿》序 / 251

《冬夜》自序 / 256

以《漫画》初刊与子恺书 / 260

《燕知草》自序 / 262

谈谈古为今用 / 264

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 / 266

岁月感怀

山桃妖娆，杏花娇怯，海棠柔媚，樱花韶秀，千叶桃秾丽，这些深深浅浅都是红的，千叶桃独近于绛。来时船过断桥，已见宝石山腰，万紫千红映以一绿；再近，则见云锦的花萼簇拥出一座玲珑纤巧的楼阁。

我 想

飘摇摇的又在海中了。仿佛是一只小帆船,载重只五百吨;所以只管风静浪恬,而船身仍不免左右前后的欹着。又睡摇篮呢!我想。

亦不知走了几天,忽然有一晚上,大晚上,说到了。遥见有三两个野蛮妇人在岸上跳着歌着,身上披一块,挂一块的褐色衣裙,来去迅如飞鸟,真真是小鬼头呀。我们船傍码头,她们都倏然不见;这更可证明是鬼子之流了。我想。

在灰白的街灯影里,迎面俄而现一巨宅,阙门中榜五字,字体方正,直行,很像高丽人用的汉文,可惜我记不得了。您最好去问询我那同船的伙伴,他们许会告诉您。我想。

其时船上人哗喧着,真有点儿飘洋过海的神气,明明说“到了”,又都说不出到了哪里。有人说,到了哥仑布。我决不信:第一,哥仑布我到过的,这哪里是呢?是琉球呀!我想。

我走上岸,走进穹形的门,再走遍几重黯淡极的大屋,却不曾碰见一个人。这儿是回廊,那儿是厅堂,都无非破破烂烂的蹩脚模样。最后登一高堂,中设一座,座上并置黄缎金绣的垫子三;当中一个独大,旁边两个很小,小如掌。右侧的已空,不知被谁取去。我把左侧的也拿走了。摆在口袋里吧,这定是琉球王的宫。我想。

来时明明只我一人,去时却挟姑苏同走。他艰难地学步,船倒快开了。到我们走上跳板,跳板已在摇晃中了。终于下了船。船渐渐的又航行于无际的碧浪中。我闲玩那劫夺来的黄锦垫儿,觉得小小的一片,永远捏它不住似的,越捏得紧,便越空虚,比棉花还要松软,比秋烟还要渺茫。我瞿然有警:“不论我把握得如何的坚牢,醒了终久没有着落的,何苦呢!”我想。

“反正是空虚的,就给你顽顽吧”,我就把黄锦垫儿给了姑苏。

.....

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,北京。

(原载 1925 年 11 月 23 日《语丝》周刊第 54 期)

春 来

“假使冬天来了，春天还能远吗？”您也将遥遥有所忆了。——虽然，我是不该来牵惹您的情怀的。

然而春天毕竟会来的，至少不因咱们不提起它而就此不来。于是江南的莺花和北地的风尘将同邀春风的一笑了。我们还住在一个世界上哩！

果真我们生长在绝缘的两世界上，这是何等好！果真您那儿净是春天，我这儿永远是冰，是雪，是北风，这又何等好。可惜都不能！我们总得感物序之无常，怨山河之寥廓，这何苦来？

微吟是不可的，长欢也是不可的，这些将挡着幸运人儿的路。若一味的黯然，想想看于您也不大合适的吧，“更加要勿来”。只有跟着时光老人的脚迹，把以前的噩梦渐渐笼上一重乳白的轻绡，更由朦胧而渺茫，由渺茫而竟消沉下去，那就好了！夫了者好也，语不云乎？

谁都懂得,我当以全默守新春之来。可恨我不能够如此哩。想到天涯海之角,许有凭阑凝想的时候,则区区奉献之词,即有些微的唐突,想也是无妨于您那春风的一笑的。

丁卯立春前十一日,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。

(选自《燕郊集》,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 年版)

眠 月

——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

一 楔 子

万有的缘法都是偶然凑泊的罢。这是一种顶躲懒顶顽皮的说法，至少于我有点对胃口。回首旧尘，每疑詫于它们的无端，究竟当年是怎么一回事，固然一点都说不出，只惘惘然独自凝想而已。想也想不出什么来，只一味空空的惘惘然吧。

即如今日，住在这荒僻城墙边的胡同里，三四间方正的矮屋，一大块方正的院落，寒来暑往，也无非冰箱撤去换上泥炉子，夏布衫收起找出皮袍子来，……凡此之流不含胡是我的遭遇。若说有感，复何所感？若说无所感，岂不呜呼哀哉耶！好在区区文才的消长，不关乎世道人心，“理他呢！”

无奈昔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也，颇有点儿 sentimental^①。伤春叹夏当时几乎当作家常便饭般咬嚼。不怕“寒尘”，试从头讲起。

爱月眠迟是老牌的雅人高致。眠月呢，以名色看总不失为雅事，而事实上也有未必然的。在此先就最通行的说，即明张岱所谓“杭州人避月如仇”；也是我所说的，“到月光遍浸长廊，我们在床上了；到月光斜切纸窗，我们早睡着了。”再素朴点，月亮起来，纳头困倒；到月亮下去，骨碌碌爬起身来。凡这般眠月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永远不用安眠药水的。我有时也这么睡，实在其味无穷，明言不得（读者们切不可从字夹缝里看文章，致陷于不素朴之咎）。你们想，这真俗得多么雅。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，岂不很好。管它月儿是圆的是缺的，管它有没有蟾蜍和玉兔，有没有娇滴滴梅兰芳式的娥嫦呢。听说有一回庭中望月，有一老妈诧异着，“今儿晚上，月亮怎么啦！”（怎字重读）懂得看看这并不曾怎么的月亮就算得雅人吗？不将为老妈子所笑乎！

二 正 传

湖楼几个月的闲居，真真是闲居而已，绝非有意于混充隐逸。惟湖山的姝丽朝夕招邀，使我们有时颠倒得不能自休。其时新得一友曰白采，既未谋面，亦不知其家世，只从他时时邮寄来的凄丽的诗句中，发见他的性情和神态。

老桂两株高与水泥栏杆齐。凭栏可近察湖的银容，远挹山的黛色。楼南向微西，不遮月色，故其升沉了无翳碍。有时被轻云护着，廊

^① 英文：伤感的。

上浅映出乳白的晕华；有时碧天无际，则遍浸着冰莹的清光。我们卧室在楼廊内，短梦初歇，每从窗棂间窥见月色的多少，便起来看看，萧萧的夜风打着惺忪的脸，感到轻微的瑟缩。静夜与明湖悄然并卧于圆月下，我们亦无语倦而倚着，终久支不住恹软的眼，撇了它们重寻好梦去。

其时当十三年夏，七月二十四日采君信来附有诗词，而《渔歌子》尤绝胜，并有小语云：“足下与阿环亦有此趣事否？”所谓“爱月近来心却懒，中宵起坐又思眠”，我们俩每吟讽低徊不能自己。采君真真是个南国“佳人”！今则故人黄土矣！而我们的前尘前梦亦正在北地的风沙中飘荡着沉埋着。

江南苦夏，湖上尤甚。浅浅的湖水久曝烈日下，不异一锅温汤。白天热固无对，而日落之后湖水放散其潜热，夹着凉风而摇曳，我们脸上便有乍寒乍热的异感。如此直至于子夜，凉风始多，然而东方快发白了，有酷暑的日头等着来哩。

杭州山中原不少清凉的境界，若说严格的西湖，避暑云何哉，适得其反。且不论湖也罢，山也罢，最惹厌而挥之不去的便是蚊子。好天良夜，明月清风，其病蚊也尤甚。我在以下说另一种的眠月，听来怪甜蜜，钩人好梦似的。却不要真去做梦，当心蚊子！（我知道采君也有同感的，从他的来信看出来。）

月影渐近虚廊，夜静而热终不减，着枕汗便奔涌，觉得夜热殆甚于昼，我们睡在月亮底下去，我们浸在月亮中间去。然而还是困不着，非有什么“不雅之闲”也，（用台湾的典故，见《语丝》一四八）尤非怕杀风景也，乃真睡不着耳。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要玩月哩。榻下明晃晃烧着巨如儿指的蚊香，而他们的兴味依然健朗，我们其奈之何！正惟其